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

四十八至
五十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薛夢弼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八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四十八

起重光大荒落正月盡六月凡六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慶厯元年春正月辛巳朔御大慶殿受朝 丁巳以太

子中舍任顥為三司勾當公事 朝廷既用韓琦等所

畫攻策先戒師期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內起兵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入險阻之地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今鄜延路城壘兵甲糧草士馬攻守之計已有次第不患賊之先至也請俟春暖出師賊馬瘦人饑其勢易制又可擾其耕種縱無大獲亦不至有他虞又言頃已下敕招攜蕃族首領臣亦遣人探問其情欲通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僭中國之號而修時貢之禮亦可俯從今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

頗相接近願朝廷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乘討伐未行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不然臣恐隔絕情意偃兵無期若用臣策歲月無效然後徐圖舉兵先取綏宥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之計如此則茶山橫山一帶蕃漢人戶去吳賊遠懼漢兵威可以招降或即奔竄亦足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也戊午詔從仲淹所請仲淹又言廊延路入界比諸路最遠若先修復城寨却是遠圖請以二月半

合兵萬人自永平寨進築承平寨竣承平寨畢功又擇利進築因以牽制元昊東界軍馬使不得併力西禦環慶涇原之師亦與俱出三路無異朝廷雖許仲淹存廊延一路示招納意仍詔仲淹與夏竦韓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不拘早晚出師仲淹復言去秋遣朱觀等六道掩襲所費不訾皆一宿而還近者密詔復遣王仲寶等幾至潰敗或更深入事實可憂臣與夏竦韓琦皆一心速望平定但戰者危事或有差失則平定之間轉

延歲月所以再三執議非不協同乞聖慈裁酌仲淹前
後凡六奏卒城承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又
言關中民苦遠輸請建鄜州之鄜城縣為軍以河中同
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邊兵就食可省糴價什
之三他所減不與詔名其軍曰康定 己未加嘉勒斯賚
西河節度使 壬申詔太常禮院歲以春分祀高禩遣
兩制官攝事 是月元昊使人於涇原乞和又遣高延
德詣延州與范仲淹約仲淹既見延德察元昊未肯順

事且無表章不敢聞於朝廷乃自為書諭以逆順遣監押韓周同延德還抵元昊其書曰曩者景德初兩河休兵中外上言以靈夏數州本為內地請移河朔之兵合關中之力以圖收復我真宗皇帝文德柔遠而先大王情嚮朝廷心如金石言西陲者一切不行待先大王以骨肉之親命為同姓全付夏土旌旗車服貴極王公恩信崇厚終始不衰是我真宗皇帝有天地之造於爾也自此朝貢之臣每來如家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

貨不絕於道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
甲冑塵委養生送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同堯舜之
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忠順之功也自先大
王薨今皇帝震悼累日嘻吁遣使厚弔賻之禮聽大王
嗣守其國爵命隆重一如先大王大王以青春襲爵不
知真宗有天地之造違先君之誓書遂僭位號遣人歸
納旌節中外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非不能以
四海之力支一方念先帝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功不忍

一朝驟絕含容不殺省初念終天子何負大王哉前代
故事諸侯干紀即日追奪爵命購求罪首朝廷寬大至
於半年有司屢言方命下詔此國家舊章不獲已而行
也二年已來疆場之地耕者廢耒織者廢杼戰守之人
日夜豺虎吞噬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弊耶天子遣
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非戰不殺無辜王者之
兵也仲淹拜手稽首敢夙夜於懷至邊之日請將帥多
務小功不為大畧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

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父母也於大王昆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為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言語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天子侔擬大王蓋以北朝為比夫北朝與國家為兄弟之邦非藩屏可方也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大恩乃欲抗北朝之稱帝乎大王又自謂拓拔舊主之後夫堯舜禹湯固有後裔復可皆立為帝耶若大王之國有強族稱單于鮮

卑之後舉思自立大王能久安乎大王建議之初必謂漢家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向可下今奔衝邊地頻年於茲漢之兵民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矣初望無乃異乎天下太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劉平之徒發於忠敢輕師而進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將帥而下各思奮發爭議進兵關中官兵與民兵百五十萬招討司先以邊兵五十萬約諸路入界生降者賞殺降

者斬獲精兵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入賀蘭之居彼兵民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也皇帝不殺非辜然師之行君命有所不受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孽因大王也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仲淹方欲與大王議而決之重人命也今大王惠然留意何善如之但論議未

順文字未至不敢聞於朝廷恐沮諸路之兵大王果以
愛民為意言當時之舉徒由衆請以此謝罪天子必當
復王爵承先大王保國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稱大王之
賢一也如衆多之請終不獲辭前所謂漢唐單于可汗
之稱於本國語言為便亦不失其貴二也但臣貢上國
存中外之體不名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人復康
泰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為物用之
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前來入貢之臣止稱蕃校以避

爵命按唐方國之禮常遣賓佐入貢於朝則不必用蕃校之名又唐諸蕃所建官名未嘗與中國相雜使其持禮而來則無嫌矣其有功有德者必可受朝廷之命五也昨者邊臣上言乞以官爵金帛招致蕃部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大王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向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卹也又馬牛

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獲其所八也大
王聽之則上下同其美利邊民之患息矣况宗廟有先
大王誓書在諸路之兵非無名而舉鐘鼓之伐以時以
年大王之國將如之何他日雖請於朝廷恐有噬臍之

悔惟大王擇焉

考異李燾曰實錄云元昊後亦有復書未肯去僭號今別見正史西夏傳云元

昊雖數勝然死亡瘡痍者亦殆半人困於黠集則力不給國中為十不如之詔以怨之又誅殺不常肘腋數反終不能大斥境土而中國兵益練習名將稍出頗究知虜中情狀而元昊始欲臣矣乃以塞門寨主高延德來歸因乞和按延德來歸時元昊未始欲臣其乞和偽也又未有肘腋數叛事傳序事顛倒今不取所稱十不如

之謠當更
考詳之

二月辛巳夏竦言昨韓琦尹洙赴闕與兩
府大臣議用攻策繇涇原鄜延兩路進誅降下出師月
日今范仲淹所議未同臣尋令尹洙往延州與仲淹再
議而固執前奏未肯出師近聞賊聚兵一路以敵王師
若兩路協力分擊要害尚慮諸將晚進士卒驕怯未能
大挫黠虜若只令涇原一路進兵鄜延却以牽制為名
盤旋境上委涇原之師以嘗聚寇正墮賊計又賊遣蕃
官古頗等相約二十八日設誓歸順朝廷若非懼見進

討即欲暫款漢兵大為奔突之計乞早差近上臣僚監
督廊延一路進兵同入賊界免致落賊姦便詔以疎奏
示仲淹 陝西僉書經畧安撫判官田況言昨夏竦等
為累奉詔以老師費財慮生他變今早為經畫以期平
定故韓琦等入奏畫攻守二策以稟聖算其守策最備
可以施行不意朝廷便用攻策今一旦稟命不敢持兩
端非有宿定之謀必勝之勢倉卒牽合殊無紀律臨事
進退有誤大舉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同獻此策今

若奏乞中罷則是前後自相違異欲果決進討則又仲淹執議不同乞召兩府大臣定議但令嚴設兵備若更有侵掠即出兵邀擊以摧賊勢如復怯懦容賊殺掠當以軍法從事如此則全威制勝有功而無患矣

考異田况新傳

云於是罷出師今但從實錄

先是朝廷欲發涇原鄜延兩路兵討

賊議未決詔環慶副部署任福乘驛詣涇原計事會韓琦行邊趣涇州而謀者言元昊謀寇渭州已丑琦亟趣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使福將以擊

賊涇原駐泊都監桑懌為先鋒鈴轄朱觀涇州都監武英繼之行營都監王珪參軍事耿傳皆從面授福等方畧以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芻糧足供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就道琦親至城外重戒之翌日福自新壕外分輕騎數千趣懷遠城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同巡檢內侍劉肅與賊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棄馬羊橐駝佯北懌引騎趣之福亦分兵自將踵其後薄暮福懌合軍屯

好水川朱觀武英為一軍屯龍落川隔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不使賊得逸去邏者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路益遠芻糧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福等不知賊之誘也悉力奔逐癸巳至籠竿城北遇賊大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以抗官軍諸將乃知墮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戰懾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衝突自辰至午陣動衆傳山欲據勝地賊發伏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墮崖塹相覆壓懾肅戰死賊分兵

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軍敗以死報國耳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槍中頰絕喉而死福子懷亮亦死之先是琦命渭州都監趙律將瓦亭騎二千二百為軍後繼是日與觀英會兵於姚家川福既死賊併兵攻觀英等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來陣於觀軍西屢出畧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自午至申賊兵益至東偏步兵先潰衆遂大奔英律珪傳皆死之監羊

牧隆城酒稅訾斌陝西部押兵士李簡柔遠寨主王慶
鎮戎軍監押李禹亨三川寨監押劉筠俱投於陣軍士
死者六千餘人唯觀以餘衆千餘人保民垣四嚮縱射
會暮夜賊引去涇原部署王仲寶亦以兵來援與觀俱
還民垣距福敗處才五里然不相聞也始珪望見福麾
幟尚在賊圍中欲援出之軍校有顧望不進者珪斬以
徇乃東望再拜曰臣非負國力不能也獨有死耳乃復
進戰擊殺數百人鐵鞭至撓曲手掌破裂猶奮自若馬

三中箭三易馬最後得其下馬左右馳擊又殺數十人
飛矢中其目遂死英知必敗勸傳避去傳不答英嘆曰
英當死君文吏無軍責奈何與英俱死觀亦戒傳少避
賊鋒而傳愈前不顧身被數槍乃殞前一夕傳在觀營
夜作書遺福以其日小勝前與賊大軍遇深以持重戒
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傳死後或言福之敗由傳
督戰太急福等既違節度雖死不足與既而福隨軍孔
目吏彭忠得傳戒福書具白琦琦即奏之尹洙為作憫

忠辨誣二篇

考異實錄云韓琦奏今月十二日福等敗於好水川案尹洙集具載甲子福等敗乃

十四日其實自十二日追奔十四日陷沒凡歷三日也實錄所云人馬乏食已三日蓋初十日出軍十一日戰

於張家堡其夕兩軍隔山分屯十三十四日皆逐賊故軍食不充若即十二日敗則不應言已乏食三日矣今

從尹洙集方元昊傾國入寇福所統士卒皆非素所撫循臨

敵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至帝深

悼焉丁酉贈任福為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王珪趙律

武英桑懌訾斌李簡李禹亨列肅劉鈞唐忠耿傳王貴

劉千白興楊玉並贈官各追封其母妻及甄錄子孫有

差賜福全順坊第一區賻物甚厚又月給其家錢三萬
粟麥各四十斛 戊戌西賊再寇劉璠堡 忠正節度
使壽國公昕暴得疾帝憂甚集京城知方書者與太醫
治之司天言月掩心前星帝慘然垂涕已亥薨贈太師
中書令豫王諡悼穆命端明殿學士李淑護葬事陪葬
永定陵納旌節符印於壙中帝自制挽詞葬期以五月
且厚為之禮 始朝廷既從攻策經畧安撫判官尹洙
以正月丙子至延州與范仲淹謀出兵越三日仲淹徐

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仲淹堅持不可

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等敗績賊侵劉瑋堡未退

因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往援未至賊引

去夏竦尋劾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

考異仲淹去年十二月未既稱

西路巡檢劉政當屬鄜延此云環慶都監不知何時遷改

詔京東西等九路增募

鄉兵置宣毅軍大州兩指揮小州一指揮為就糧禁軍

合十萬餘人用富弼之言也著作佐郎張方平言其非

便再疏不報 丙午京師雨霰 三月辛亥降知鎮戎

軍崇儀使朱觀為供備庫使時韓琦奏好水之役觀雖力戰拒賊官軍死傷者亦多請降官留任以責後效也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范仲淹體量士氣勇怯如不至畏懦即可驅策前去乘機立功仲淹言任福已下勇於戰鬪賊退便追不依韓琦指蹤因致陷敗此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選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臣愚以為報國之仇不可倉卒昔

孟明之敗三年而後報殺之後孫子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兵將不可以愠而致戰若乘盛怒進兵為小利所誘勞敝我師則是落賊策中患有不測或更差失憂豈不大以臣所見延州路乞依前奏且修南安等處三兩廢寨安存熟戶并弓箭手以固藩籬俯彼巢穴他日賊大至則守小至則擊有間則攻方可就近以擾之出奇以討之耳臣非不知不從衆議則得罪必速奈成敗安危之機國之大事臣豈敢避罪於其間哉又聞夏竦韓琦

商量申奏如所議未合乞朝廷取捨臣方待罪不敢久冒此職妨誤大事從之於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元昊始僭兵未動也朝廷即欲討之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張方平上言國家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殆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時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

吳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力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方平所議蓋與吳育同而議者皆不謂然兵既交天下騷動方平又獻平戎十策大畧以為邊地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為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

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參知政事宋綬曰六科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於是召對除直集賢院尋遷太常丞知諫院是月詔止郡國舉人勿以邊機為名希求恩澤夏四月辛巳降陝西經畧安撫副使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韓琦為右司諫知秦州職如故任福軍敗琦即上章自劾諫官孫沔等請削琦官三五資仍居舊職俾立後效會夏竦奏琦嘗以檄戒福見利輕進於福衣帶間得其檄帝知福果違節

度取敗罪不專在琦手詔慰撫之及是乃奪琦使權
癸未降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兼知延州龍圖閣直學士
戶部郎中范仲淹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職如故始韓
周等持仲淹書入西界逆者禮意殊善行既兩日聞山
外諸將敗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日元昊俾其親信
伊里旺榮為書報仲淹別遣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以
聞烏珠書辭益慢仲淹對使者焚其書而潛錄副本以
聞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聞者二十紙仲淹悉焚之

餘又畧加刪改書既達大臣皆謂仲淹不當輒與元昊通書又不當輒焚其報呂夷簡詰周不稟朝命擅入西界周言經畧專殺生不敢不從坐削官監道州稅宋庠因言於帝曰仲淹可斬也杜衍曰仲淹本志蓋忠於朝廷欲招納叛羌耳何可深罪夷簡亦徐助衍言知諫院孫沔又上疏為仲淹辨帝悟乃薄其責甲申以資政殿學士陳執中為同陝西都部署兼經畧安撫緣邊招討等使知永興軍仍詔夏竦判永興軍如故而徙秦鳳

副都部署知秦州曹琮以副之琮在秦州前後凡四年
劉平石元孫之敗關輔震恐琮請籍民為義軍以張兵
勢於是料簡鄉弓手數萬人賊寇山外還天都劫儀秦
屬戶琮發騎士設伏以待之賊遂引去琮欲誘吐蕃特
角圖賊得西州舊賈使諭意而沙州鎮國王子遣使奉
書曰我本唐甥天子實吾舅也自党項破甘涼遂與漢
隔今願率首領為朝廷擊賊帝善琮策故使副執中

丙午以陳州布衣郭京為大理評事陝西都部署司參

謀軍事京少任俠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諒數薦之帝召見特命以官建州布衣徐復賜號冲晦處士復初遊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游淮浙間以學易為事凡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又精明樂理凡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帝方留意於樂詔天下求知樂者大臣薦胡瑗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

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效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衍卦占之四夷無變異乎復言西方當用兵推其日月後無少差於是與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強君德乎帝又問變故與前世何若復對曰如唐德宗居奉天時帝驚曰何至此復曰雖然君德不同陛下無深慮也帝問何故復曰德宗性忌刻好功利欲以兵服天下其德與凶運會故奔走失

國僅乃能免陛下恭儉仁恕不難屈已容納西羌之變
起自元昊不得已而應之雖兵連不解神人皆知非陛
下本心時與德宗同而德與之異卦氣雖不得無他也
不久定矣帝稱善又問前年京師黑風何所應復曰其
兆在內豫王喪其應也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
處士號補其子發試校書郎復性高潔而處世未嘗自
異後居杭州十數年卒 己巳下德音降陝西囚死罪
一等流以下釋之特支軍士緡錢振撫邊民被鈔畧者

親屬 五月戊午以右班殿直趙珣為陝西經畧安撫
招討都監珣初隨其父振在西邊訪得五路徼外山川
邑居道里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韓琦言於帝詔取其
書并召珣至又上五陣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按
陣既成臨觀之於是陳執中薦珣為沿邊巡檢使呂夷
簡宋庠共奏用兵以來策士之言以萬數無如珣者即
擢任之珣自以年少新進未有功辭都監授兵萬人賜
御鎧仗令自擇偏裨參佐居涇原兼治籠竿城麻蘊黨

留百餘帳處近塞為暴珣白府引兵三萬自靜邊歷擦
吳抵木寧襲賊俘獲數千計靜邊將劉滬殿後為賊所
掩珣登阪望見縱騎數百復入拔滬之衆以出士皆嘆
服瑪爾珍居龕谷無所屬珣與書招之遺以綈錦瑪爾珍聽
命左正言孫沔奏南郊并逐年聖節凡文資並許奏
蔭子孫弟姪畧無定數若皇親后族多至一二十人少
不下五七人不限才愚盡居祿位未離襁褓已列簪紳
將國家有數之品名給人臣無厭之私惠故使父兄不

敦教訓子弟不修藝業俾之從政徒以害民欲乞今後
約束人數定其久制以為萬世之法沔累奏皆與大臣
牾又薦田況歐陽修張方平曾公亮蔡襄王素可任諫
官自代甲子沔罷為工部員外郎提點兩浙路刑獄

出內藏庫緡錢一百萬助三司給陝西軍費 乙丑追

封皇長子為褒王賜名昉 辛未參知政事宋庠樞密

副使鄭戩並罷庠守本官知揚州戩加資政殿學士知
杭州先是呂夷簡當國同列不敢預事獨庠數與爭論

夷簡不悅帝顧庠頗厚夷簡忌甚巧求所以傾庠未得及范仲淹擅通書元昊又焚其報夷簡從容謂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是日於上前議其事庠遽請斬仲淹庠謂夷簡必助已而夷簡終無一言帝問夷簡夷簡徐以杜衍之言為是庠遂蒼皇失措論者喧然皆咎庠然不知為夷簡所賣也於是用朋黨事與戢俱罷以知制誥王譽正參知政事既入謝帝曰卿恬於進取未嘗干朝廷以私故不次

用卿 以知益州任中師知河南府任布並為樞密副
使 詔夏竦屯鄜州徙陳執中知涇州時兩人議邊事
不合故分任之 壬申徙知耀州范仲淹知慶州兼管
勾環慶路部署司事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首
長六百人約與賊為鄉道後雖首露猶懷去就仲淹至
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讎已
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
爭訟聽告官為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

入界追集不起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
老幼入保本寨官為給食即不入寨本家罰羊二全族
不至者質其首領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為漢用 僉
書陝西經畧安撫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帝嘉納之
六月壬辰詔陝西諸路部署司自今西賊犯塞方得
出兵掩擊諸族以牽其勢自餘毋得擅行侵掠始用田
況言也 已亥陝西體量安撫使王堯臣言四路沿邊
所守地界約二千餘里屯兵二十萬廩延六萬八千環

慶五萬涇原七萬秦鳳二萬七千餘分屯州軍縣鎮城寨及疲懦殘傷不任戰鬪外總其可用者僅十萬餘人每賊由一路入寇常多官軍數倍故三至而三勝繇衆寡之勢不侔也今須較四路之勢因其事形益屯兵馬以待其來其先涇原路接天都山去賊巢穴為近山川平易可以出大兵若勁騎疾馳則渭州旦暮可至自渭以來沿涇河大川直抵涇邠略無阻闕彼若大舉為深入之計須繇此路而原州界明珠滅藏等族其迹多向

背朝廷雖令招撫其應命者皆非首領其所賜物色旋送賊所以作歸投質驂每賊至常出人馬為助兼此路見在熟戶萬餘帳從來驕黠山外之戰觀賊入寇道路會戰之處一如宿計彼之遠來安能知此皆熟戶為之鄉導也四路之中今此路最為急須益兵三萬屯渭州以備出戰為鎮戎山外之援以萬人屯涇州控扼要會為原渭聲勢如此則可以杜深入之患其次環慶路素為險隘之地慶州東路華池鳳川與賊界金湯白豹相

接兼北路東西谷所距甚近若分頭入寇則何以支梧
今所管兵纔二萬仍分在環慶二州二州之兵不能更
相為援必須益兵二萬屯二州近邊城寨來則合力以
戰居則分頭以守亦足以制賊之衝突也其次秦州絕
在西南去賊界差遠彼若深入慮涇原之兵斷其歸路
今秦州兵馬共二萬七千分屯諸城寨外正兵不及萬
必須益兵萬人分屯安遠伏羌等寨以扼東西之來路
其次則延州兵馬見摠六萬分置六將上下親附士卒

樂用足以捍禦不須益兵今防秋甫近若不蚤為處置
一失機便為患不細且賊之犯邊不患不能入患不能
出並塞地形雖險易不同而兵行須由大川大川率有
寨柵為控扼賊遠來利在虜掠人自為戰所向無前若
延州之金明塞門寨鎮戎之劉瑤定川堡渭州山外之
羊牧隆城靜邊寨皆不能扼其來故賊不患不能入也
既入漢地分行鈔畧驅虜人畜齎致財貨人馬疲困奔
趨歸路無復鬪志以精兵扼險強弩注射旁設奇伏斷

其首尾且追且擊不敗何待故賊之患在不能出也賊
屢乘戰勝重掠而歸諸將不能扼其歸路追逐掩殺者
由兵寡而勢分也若尚循故轍終無可勝之理又鄰路
兵馬會合策應率皆後時顯是逗撓為自全之計請嚴
勅部署司每賊至令鄰路即時策應違者以軍律論又
言范仲淹韓琦皆天下選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
以小故置散地且任福坐違節度致敗尤不可深責主
帥由是忤宰相意并他議多格不行 西北邊皆有蕃

兵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羌戎種類不相統一保塞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顯麟府各有本族職名月俸外歲時賞給有差自元昊反先破金明寨殺李士彬父子蕃部既潰乃破寨門安遠寨圍延州蓋其籬落先亡矣於是王堯臣建言涇原路熟戶萬四百七十七餘帳曹瑋帥本路威令明著常用之平西羌其後邊備稍懈守將惟務姑息浸成驕黠自元昊反鎮戎軍及渭

州山外皆被侵擾近界熟戶亦遭殺虜蕃族之情最重
酬賽因此釁隙激怒之可復得其用請遣人募首領願
効用者籍姓名并士馬之數及千人聽自推其有謀勇
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檢之名使將領出境破蕩生戶
所獲財畜官勿檢覆得首級及傷者始以物賞仍依本
族職名補遷及增俸錢詔如所請 象州防禦使入內
副都知王守忠得疾大書以授其子崇吉等曰公直忠
孝事國保身而不及其私辛丑卒贈武康節度使謚僖

恭 癸卯命翰林學士王堯臣聶冠卿知制誥郭稹者
定三館秘閣書籍 丙午知并州楊偕遣楊拯獻龍虎
八陣圖及所製軍器帝閱於崇政殿降詔獎諭擢拯幕
職其後言者以為器重大緩急難用云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九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四十九

起重光大荒落七月盡
玄默敦牂正月凡七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慶厯元年秋七月己酉帝謂輔臣曰廊延都鈐轄張亢
與本路部署許懷德不能同心協謀何由了邊事宜令

都部署司戒諭若固為此以求內徙當悉奪官安置極邊已而亢疏言其所疑者十事大畧謂將不知兵未聞深究致敗之由而處之雖徒益兵馬亦未見必勝之理又言賊至一處諸路援兵各踰十程千里遠鬪豈能施勇如賊已退乃是空勞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是不戰而自敝也又言今言邊事者甚衆前條方遂施行後令復即衝改胥吏有抄錄之勞官員無看詳之暇邊陣軍政一無定制此其最不可者也又言夏竦陳執中皆

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當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
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稟則令候朝廷指揮
如此則何必以大臣主事乎乞暫許臣赴闕面陳利害
如以臣言狂率不可用則乞重行降黜不報 辛亥詔
以冬至有事於南郊時議者或謂西兵未息請罷大禮
帝不許 癸丑帝謂輔臣曰古來良將皆能察士卒之
好惡而同其甘苦故衆心親附切聞邊臣多執獨見偏
裨之屬罕蒙聽納其密諭朕意令將佐日夕博議軍政

庶下情可通而士樂為用也 命通判同州蔣偕與環

慶都監王懷端同招撫蕃落始用田況議也 壬戌置

萬勝軍凡二十指揮 甲子詔將來南郊羣臣毋得請

加上尊號 乙亥中書樞密院言陝西沿邊蕃部歸降

者多在蕃官帳下請令部署司察其向背者徙家內地

給閒田以處之奏可亦從田況議也 是月元昊寇麟

府二州

考異東都事畧作
八月今從長編

折繼閔敗之八月戊寅詔鄜

延部署許懷德等以兵萬人援麟府 皇第三子生母

曰朱才人甲申遣官奏告宗廟 河北置場括市戰馬

緣邊七州軍免括 乙酉詔兩制檢閱唐書紀傳中君

臣事迹近於治道者錄一兩條上之從翰林學士蘇紳
言也 丁亥詔南郊禮近中外毋得以皇子生復有貢

獻 罷天下舉人納公卷初權知開封府賈昌朝言自

唐以來禮部采名譽觀素業故預投公卷今有封彌謄
錄一切考諸試篇則公卷為可罷詔從之 戊子命集

賢校理曾公亮直史館梁適考試鑠廳舉人舉人有試

官親戚者並互送別差官試鑠廳舉人自此始 丙戌
元昊破麟州寧遠寨寨主侍禁王世亶兵馬監押殿直
王顯死之焚倉庫樓櫓皆盡復領兵攻府州城中官軍
六千餘人居民亦習戰城險且堅東南各有水門崖壁
峭絕下臨大河賊緣崖腹微徑魚貫而前城上矢石亂
下賊死傷殆盡轉攻城北士卒復力戰傷者千餘人賊
乃引退縱兵四掠刈禾稼發窖藏又復圍豐州 麟府
二州皆在河外因山為城最為險固初河東轉運使文

洎以麟州餉道回遠軍食不足按唐張說嘗領并州兵
萬人出合河關掩擊黨項於銀城大破之遂奏置麟州
此為河外之直道自折德宸世有府谷即大河通保德
舟楫郵筒以便府人遂為麟之別路故河關路廢而弗
治洎將復之未及就而卒及洎子彥博為河東轉運副
使遂通道銀城而州有積粟可守城中素乏水園既久
士卒渴乏或勸知州苗繼宣取污溝之泥以飾埤元昊
仰視曰謀謂我無庸戰不三日漢人當渴死今尚有餘

以汚堞給我也斬之城下解圍去 知諫院張方平言
臣承乏諫省及今未五十日凡內臣外戚醫官之類遷
轉者且二十人大則防圍刺史小則近職要司伏以邊
陲用兵將士暴露矢石鋒刃之下以首爭首以命爭命
上功於朝報賞之際未嘗有特恩殊命及之者今帷幄
密侍肺腑近戚坐受恩寵動霑厚賜至於方伎雜類恩
澤過宜伏願審茲威福之柄深計安危之本無容僥求
過分宜為條約禁止詔並依前降指揮常切遵守 乙

未元昊陷豐州知州王餘慶權兵馬監押孫吉指使侯秀死之始王沿在并州建議乞徙豐州不報不逾歲州

果陷

考異東都事畧云戊子陷豐州今從長編

鄜延走馬承受傅季明言

元昊寇麟府聞其死傷者三萬餘人帝謂輔臣曰此謀者非驕我即欲緩諸路牽制之兵耳可令鄜延部署司嚴飭邊備知諫院張方平言夏竦為陝西招討等使四路軍政實節制之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得志安有權握大衆坐翫寇敵至於覆軍殺將感國

損威而曰我不預知是安用名為統帥也且朝廷設此司所以使臂指相用首尾相應主衆謀於獨斷通諸路為一家近如麟府之圍雖非陝西所部然為統帥苟急國患即未能請行赴救猶須耀師境上助為聲援陛下遣敕使齎書督出偏師遙制賊後而逗遛立異終不奉命至使賊如蹈無人之境因以陷豐州夷寧遠麟州今雖僅存勢已孤絕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一不動念但恐涇原鄜延即有警急亦未必能如臂指首尾之相

救也乞還疎舊官與之一郡遂其自全之計然後精擇諸路守將量其邊勢配之兵力未有不為國建功者也九月戊申詔鎖廳舉人自今文臣許應三舉武臣兩舉庚戌以鄜延都鈐轄張亢為并代鈐轄專管勾麟府軍馬公事代康德興也時元昊已破豐州引兵屯琉璃堡縱騎鈔麟府間二州閉壁不出民乏水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杯亢單騎扣府州城門關不啟亢曰我新軍馬也出所受敕示城上既入即開門縱民采薪芻汲澗

谷然賊騎猶時出鈔掠漢田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為築東勝堡下城旁有蔬畦為築金城堡州北沙坑有水泉為築安定堡置兵守之募人獲於外腰鎌與持兵衛送者均其得時禁兵敗北無鬪志乃募役兵夜潛隘道邀擊賊遊騎比明或持首級來獻亢犒勞之衣以錦袍禁兵始慙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士窘乏幸利皆願一戰亢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謀伏賊寨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脾占吉凶驚曰明日當有急兵且

趨避之皆笑曰漢兒方藏頭膝間何敢至此亢知無備
夜引兵襲擊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賊棄堡遁去乃築
宣城寨於步駝溝捍寇路以鄜延都監王信為本路
鈐轄兼兩路都巡檢使信初為鄜延都監始至之夕賊
衆號數萬傳城軍吏氣懾不知所為信領勁兵二千夜
出南門與賊戰不利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潛上
東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追襲大獲而還葛懷敏敗
信又出兵拒賊俘斬甚衆戊午杖殺中書守當官周

卞於都市坐於內降度僧勅內偽益童行三十四人也
事既覺開封府止按餘人而不問堂吏知制誥富弼時
糾察刑獄白執政請以吏付開封執政指其坐曰公即
居此無為近名弼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
滋不悅初劉德從之妻遂國夫人者蒙正女也嘗出入
內廷或云得幸於上後獲譴奪封罷朝謁久之出入如
故諫官張方平再以疏論列皆留中既有詔復封遂
國弼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

中書舍人繳還詞頭盖自弼始也 辛酉以知秦州韓琦復為起居舍人知慶州范仲淹復為戶部郎中仲淹上疏曰西賊叛命以來言邊事者以萬計其謂保彊守境者則曰賊來收民閉壘示以持重郊野之外不暇救也殊不知承平以來沿邊之民日以繁盛所居必近田畝有蓄積室廬之便樂土重遷若令入保城寨不唯無所居止兼薪水亦須市買以此甘在田野賊來方始逃避又自環慶抵於涇原沿邊屬戶數踰十萬自來以官

軍勢弱不能保全皆有去就之意竊謂若以見屯之兵
為保境之計則慮歲月之間邊民苦其屠掠盡徙內地
諸族屬戶皆與賊合沿邊城寨數百里外田野一空唯
存孤壘則歲計糧草何從而出且賊既知無後患則席
勝深入關輔根本能不搖乎其謂愛民省用者則曰沿
邊戍卒漸次裁減可以省科斂之煩轉餉之苦殊不知
賊勢未弭邊害滋大日朘月削所傷益多斯皆利於近
而戒於遠顧其小而遺其大若為國家長久之策莫若

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畧將帥三員統領訓練預先分定部曲遠設斥堠於春秋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賊來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經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更築壘拓地廣招強人別立經制以助正軍屬戶有助賊者即會兵密行破蕩諸族見此事勢自然無去就之意漸可驅使既不能為亂則可以嚴青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

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使行間覘賊則動靜先知遇盛夏則那次邊就食糧草如此則三二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誠暫勞永逸之長算也 先是屯田員外郎河內張旨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強弩州無井賊斷河飲路旨夜開門擊賊少卻以官軍壁兩旁使民出汲復以渠泥覆草積督居民乘城力戰賊死傷者

衆遂解去遷旨都官員外郎 鄜州都監王凱全斌曾

孫也嘗破賊於染杖谷再戰於伺候烽前後斬首三百八十餘級獲馬牛橐駝器械數千許賊圍麟州乘城拒鬪晝夜三十一日始解去累遷麟府路沿邊都巡檢使與同巡檢府谷張岳護糧道於青眉浪賊大至與岳相失乃分兵出其後夾擊之復與岳合斬首六十五級又入兔毛川遇賊衆三萬凱以兵六千陷圍流矢中面鬪不解至暮賊潰又斬首百八十六級自蹂踐死者以數

千遷南作坊副使 癸酉降并代副部署通判王元鈐
轄康德輿楊懷志等官先是賊圍府州德輿等按兵不
出戰但移文轉運副使文彥博籍民輦運至境以俟德
輿終不敢出及豐州陷才出屯州城外數里三日而還
居民望見以為寇復至皆棄其所齎入保城郭彥博以
其事聞故責及之然止坐不出戰其他則朝廷不悉聞
也 冬十月戊寅修河址諸州城凡二十一州時聞契
丹將謀入寇也 知并州楊偕言豐州寧遠寨已為賊

所破惟麟州孤壘距府州百四十里遠在絕塞雖寧遠
界二州之間可以為策應兵馬宿屯之地然其中無水
泉可守若議修復徒費國用今請建新麟州於嵐州合
河津黃河東岸裴家山其地四面絕險有水泉且曰靈
夏二州皆唐漢古郡一旦棄之麟州復何足惜帝謂輔
臣曰麟州古郡也咸平中嘗經寇兵攻圍非不可守今
遽欲棄之是將退而以黃河為界也其諭偕速修復寧
遠寨以援麟州 甲午徙夏竦判河中府知永興軍陳

執中知陝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西事頗依違顧避久之無功又與執中論議多不合皆上表乞解兵柄而諫官張方平亦請罷竦統帥執中又言兵尚神密千里稟命非所以制勝宜屬四路各保疆圉與方平議論畧同朝廷是之於是兩人俱罷始分陝西為四路以管勾秦鳳路部署司事兼知秦州韓琦管勾涇原路部署司事兼知渭州王沿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兼知慶州范仲淹管勾麟延路部署司事兼知延州龐籍並兼本路馬

步軍都部署經畧安撫沿邊招討使 丙申詔三司副使自今遭喪者並如兩制例起復時鹽鐵副使張錫丁母憂而三司使姚仲孫請特起復之遂為故事 己亥罷諸路銅符木契 辛丑詔令逐路都部署司經置營田以助邊費 壬寅知諫院張方平又上疏言臣嘗就西邊來者詢賊中事多云元昊為寇三年雖連陷城寨未能有我尺寸之地而絕其俸賜禁諸關市今賊中尺布可直錢數百以此揣賊情安得不困然業與大國為

仇儻有悔心勢未能自通誠款朝廷雖欲招來而非時
無名事亦難舉今因南郊大禮宜特推曠恩以示綏懷
之意或特降一詔或著之赦文或擇邊臣之有名望者
單使以諭上旨足彰朝廷德義之厚而無損威重之體
且賊於其種落自尊大久矣向者求請但欲自稱烏珠
之號當國者慮害不深吝此虛名遂成實禍陛下若徇
其前請加以歲時賜賚使天下知陛下深識遠慮為生
靈計天地鬼神亦當助仁而祐順若賊心悍然自恃凶

愼不移亦足以驕怠彼情激怒我衆願陛下延召二府大臣商愚計而施行之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十一月丁未朔以四方館使高繼宣知并州兼河東路經畧安撫沿邊招討使代楊偕也偕嘗列六事於朝一罷中人預軍事二徙麟州三以便宜從事四黜冗帥五募武士六專補授且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偕累奏不止乃罷知邢州詔江饒池三州

鑄錢兼鑄鐵錢三百萬緡以備陝西軍費 壬子置涇
原路強壯弓箭手 丙辰以京城穀貴發廩粟一百萬
斛減價出糶以濟貧民 詔延州若元昊專遣人投進
表章即且拘留之先具事宜以聞若令偽官持私書至
州須候朝廷處分然後報之始用張方平議也 甲子
朝饗景靈宮乙丑饗太廟奉慈廟丙寅祀天地於圜丘
大赦改元蠲陝西來年夏租十之二麟府今年夏秋租
及來年夏租保安軍今年秋租盡蠲之詔元昊背惠以

來屢求歸附然其欲緩我師專為譎詐是以拒而弗受
況河西士民素被王化朕為之父母豈不閔傷自今仰
邊臣但謹守封疆精練軍伍非因戰鬪毋得枉殺老幼
及熏燒族帳國朝將帥之臣素有扞邊勲名者委中書
門下求訪其子孫特與錄用自今功臣不限品數賜私
門立戟文武臣僚許立家廟已賜門戟者仍給官地修
建令有司檢詳制度以聞

張方平傳曰錄用功臣後許
立私廟賜戟凡九事皆方平

建白

是月梁適使陝西還知慶州范仲淹附奏攻守二

議其議攻曰臣竊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慶二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應迂遠自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恩據守之謀漢兵纔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彊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

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據其地俟城寨堅完當留土兵守

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安撫之

范全為驍副

使慶州北路都巡檢趙明今為東頭供奉官桑遠寨都巡檢使

嚴戒曰賊大至則明斥

候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阨險設伏以待之

居常商估入中夏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可分彼賊勢

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軍馬易於應援又環州之西

鎮戎之東復有葫蘆泉一帶蕃部與明珠滅藏相接阻

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藏之居北接賊疆多懷觀

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
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渡黃河倒來麟府策應
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經過道路如此取下一處
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
稍為便穩其議守曰臣昨在延州見知青澗城种世衡
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
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羨
餘中糴於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

矣且使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習地勢父母妻子共堅
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
遠矣倘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舉擇官員約古之義酌
今之宜行於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充雖賊時為患
不能困我此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之利也
十二月丁丑司天監上崇天萬年曆 戊寅詔陝西
四路總管及轉運使兼營田 癸未詔三司鑄慶曆元
寶錢 甲申命丁度梁適同三司放天下欠負 己丑

翰林學士王堯臣等上新修崇文總目六十卷景祐初以三館秘閣所藏書間有謬濫及不完者命官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錄為總目至是上之所藏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錄者韓琦言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沒所部兵衆故不可一概問罪今不立法制則各務生全豈復以亡沒主將為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必行請陝西河東諸路部署許親隨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

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將亡沒者並斬從之

甲午置陝西護塞軍 乙未進封乳母林氏為韓國賢

和佑聖夫人 丙申以右千牛衛大將軍宗實為右羽

林衛大將軍進封才人張氏為修媛

二年春正月庚戌詔近分陝西緣邊為四路各置經畧
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鈐轄以上許與都部署
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部署等節制違者
以軍法論知慶州范仲淹請給樞密院及宣徽院宣頭

空名者各百道緩急書填以勸賞戰功及招降蕃部從之丁巳命翰林學士聶冠卿權知貢舉初端明殿學士李淑侍經筵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退而上奏曰唐調露二年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以進士止試策減裂不盡其學請貼經以觀其學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沿以為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雜文通文律者始試策天寶十一載進士試一大經能通者試文又通而後試策五條皆通為中第建中二年趙贊試

以時務策五篇論表贊各一篇八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問時務者二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今陛下欲求理道不以雕篆為貴得取士之實矣然考官以所試分考不能通加評校而每場輒退落士之中否特係於幸耳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次貼經墨義而勅有司并試四場通校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為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入中

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
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
鹽易之猾商奸人乘時射利與官吏表裏為姦虛費池
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朝廷知其
弊戊午用三司使姚仲孫請以度支判官范宗傑為制
置解鹽使往經度之始詔復京師榷法宗傑請凡商人
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
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為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

興等十一州商賈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
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
蜀中以售詔皆用其說京兆府布衣雷簡夫隱居不
仕樞密院杜衍荐之召見論邊事甚辯帝悅令中書檢
真宗用种放故事呂夷簡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能
成事請姑試之乃以為校書郎秦州觀察判官簡夫孝
先子也知慶州范仲淹前奏攻守二議詔答以勤訓
練嚴捍禦遠探候見利乃進觀釁而動與鄰路互相應

援有便宜密具以聞仲淹復奏曰議攻者謂守則示弱
議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二議卒不能合也臣竊謂攻有
利害守有安危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
隨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又觀赦文謂彼無騷
動則我不侵掠臣恐賊寇一隅諸路重兵豈能安坐如
無素定之畫又無行營之備恐當牽制之時茫然無措
雖見利而莫敢進雖觀釁而莫敢動願朝廷於守策之
外更備攻術彼寇其西我圖其東彼寇其東我圖其西

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且自古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之不可化干戈之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臣前知越州每歲納稅絹十二萬和買絹二十萬一郡之入餘三十萬儻以啖戎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詔陝西諸路經畧招討司參議以聞 壬戌詔以京西閒田處內附蕃族無親屬者遣使河北募兵及萬人者賞之 癸亥詔磨勘院考提點刑獄功罪為三等以待黜陟

秦州築東西關城成賜總役官吏金帛有差初知州韓
琦言州東西居民及軍營萬餘家皆附城而居無所捍
禦請築外城凡十里至是成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十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五十

起玄默敦牂二月
盡六月凡五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慶厯二年二月丁丑召權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過英
閣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帝以昌朝長於講說特召之

知秦州韓琦請降樞密院空名宣頭五十道以賞屬
羌之有功者從之契丹謀聚兵幽薊遣使致書求關

南地知保州王果先購得其書藁以聞且言契丹潛與

吳賊相結將必渝盟請自廣信軍以西緣山口賊馬出

入之路預為控守詔劄付河北安撫司密修邊備

杜惟序亦

先購得契丹書藁以聞而實錄不
書疑惟序所奏在王果之後也

舊制諸州薦貢者

既試禮部則引試崇政殿廊知制誥富弼言省試有三
長殿試有三短主文衡者四五人皆一時詞學之選又

選命館閣才臣數人以助考校復有監守巡察糊名謄錄上下相警不容毫釐之私一長也引試三日詩賦以見才藝策論以觀才識士得盡其所蘊二長也貢院凡兩月餘研究差次可以窮功悉力三長也殿試考官泛取而不擇一短也一日試詩賦論三篇不能盡人之材二短也考校不過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若曰禮部放榜則權歸有司臨軒唱第則恩出主上則是忘取士之本而務收恩之末也且歷代取士悉委有司獨後

漢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亦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
后載初之年始有殿試此何足法哉必慮恩歸有司則
宜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庭唱名賜第則與殿
試無所異矣辛巳詔罷殿試而翰林學士王堯臣同修
起居注梁適皆以為祖宗故事不可遽廢越三日癸未
詔復殿試如舊 知延州龐籍言近奉詔詳范仲淹所
上攻守之策及延慶間合力出兵之議臣竊惟賊衆之
舉資糧不過十日而利於速戰短於攻城彼攻我城則

常多死傷我速與戰則屢成剄衄若用仲淹之策由德靖出師路緣洛河涉春泥濘步騎難進若久留賊界人心多揺川谷之險皆可以邀擊我軍意外之虞恐不能盡如豫算或寇深患大亦不免與仲淹合謀而入擇地而攻也又仲淹所陳守用土軍則安用東兵則危今土兵之數無多而難於招募東兵亦未可去也且當撫馭訓練興營田減冗費為持久寬民之計堅壁清野使無所得則勢窮心怨歲月之間鸞變必生招納之策始可

行耳 丙戌天章閣侍講林瑀落職通判饒州先是瑀奉詔撰周易天人會元紀其說用天子即位年月日辰占所直卦以推吉凶且言自古聖王即位必直乾卦若漢高祖及太祖皇帝皆是也書成上之御史中丞賈昌朝嘗面折瑀所言不經及是瑀又言帝即位其卦直需其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臣願陛下頻出宴遊極水陸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矣帝駭其言因問太宗即位直何卦瑀對非乾卦問真宗對亦然帝

始厭瑀之迂誕昌朝即劾奏瑀儒士不師聖人之言專
挾邪說罔上聽不宜在經筵帝乃罷絀瑀而命崇文院
檢討趙師民為崇政殿說書師民臨淄人八歲喪父哀
慟如成人九歲能屬文擢進士第孫真辟兗州說書領
諸城主簿師民學問精博真自以為不足累遷天平軍
節度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張觀宋庠王堯臣龐籍
韓琦明鎬列薦為國子監直講改著作佐郎加崇文院
檢討林瑀既逐師民遂代其任 乙未詔真定府定州

天雄軍澶州各備兵馬芻糧及器甲又詔河北路州軍城隍應修者悉修之又詔河北諸州強壯自三月後並赴州閱習委知州擇其強勁者刺手背為義勇軍不願者釋之而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於是強壯寢廢詔始下人情訕訕河北轉運使李昭述乘疾置日行數舍開諭父老衆始安辛丑以新知澶州入見帝流涕言臣前被大罪陛下幸赦不誅今不足辱命帝慰勞曰河北方警藉卿威名鎮撫耳又賜手詔以遣之即拜節度使

三月甲辰朔詔殿前指揮使兩省都知舉武臣才堪為將者 丁巳命杜衍宣撫河東 辛酉晁宗慤罷 賜

禮部奏名進士楊寘等及諸科及第出身同出身八百三十九人寘察弟初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及是帝臨軒啟封見姓名喜動於色謂輔臣曰楊寘也公卿相賀為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無子厚賜其家 己巳契丹遣宣徽南院使蕭英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曰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兄大宋

皇帝粵自世修歡契時遣使輶封圻殊兩國之名方冊
紀一家之美蓋欲洽於綿永固將有以披陳切緣瓦橋
關南是石晉所割迄至柴氏以建郭周興一旦之狂謀
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怒廟社不延至於貴國祖先肇
創基業尋與敝境繼為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
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羽召精銳禦
而獲退遂致移鎮國強兵南北王府并內外諸軍彌年
有戍境之勞繼日備渝盟之事始終反覆前後諳嘗竊

審專命將臣往平河右炎涼屢易勝負未聞兼李元昊
於北朝久已稱藩累曾尚主克保君臣之道實為甥舅
之親設罪合加誅亦宜垂報邇者郭稹特至杜防又回
雖畧具音題而但虞詐謀已舉殘民之伐曾無忌器之
嫌營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
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倘思久好共遣疑懷曷若以晉陽
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
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緬惟英悟深達惻悰適

屈春陽善綏冲裕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為怯且厭兵因教其主聚兵幽涿聲言欲入寇而六符及英

先以書來求關南十縣

考異陳樞通鑑續編云契丹主年漸長國內無事戶口蕃息慨

然有南侵之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宋舊割瓦橋關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乃集羣臣議北院樞密使蕭惠曰兩國強弱聖慮所悉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大軍臨之其勝必矣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使宋取故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河東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而令諸部會師幽州命太弟重元及蕭惠將之以臨南境至是邊吏言契丹使且至朝聲言伐宋蕭特末即英也

廷為之盱食歷選可使虜者羣臣皆憚行宰相呂夷簡

舉右正言富弼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愛其

死帝為動色

通鑑續編云夷簡素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上疏

乞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云云

壬申命弼為接伴弼以二月丙子

發京師至雄州久之英等始入境遣中使慰勞英稱足

疾不拜弼謂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

至而君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遂使人掖而拜弼察

英等自以虜先違盟約及其從者皆有懼心可動故每

與之開懷盡言龔以鈎得其情英等以故亦推誠無隱
乃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且曰可從從之不從更以
一事塞之王者愛養生民舊好不可失也弼具以聞及
英等至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朝廷議所欲與不許
割地而許以信安僖簡王允寧女與其子梁王洪基結
昏或增歲賂獨弼以結昏為不可初契丹主弟宗元者
號太弟挾太后勢用事橫於國中嘗自通書幣帝欲因
今使答之令昌朝問六符六符辭曰此於太后則善然

於本朝不便也昌朝曰即如此而欲以梁王求和親皇帝豈安心乎六符不能對既而契丹卒罷結昏之議卒未授弼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將使弼報聘故也弼曰國家有急惟命是從不敢憚勞臣之職也奈何逆以

官爵賂之固辭不受

李燾曰此據朔厯實錄無之正月己巳壬申並據記聞二月丙子據

弼奏議國史實錄並無

是春范仲淹巡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

賊為邊患仲淹謂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請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客族努額者屈

強未嘗出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詰朝行其族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白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努額方卧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薨而起努額大驚率其族羅拜聽命又有烏珠族受賊偽補世衡招之不至命蕃官慕恩出兵討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又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由是人人精射賊不

敢復近環州

夏四月戊寅命權御史中丞賈昌朝等

議裁減浮費

庚辰詔以右正言富弼為回謝契丹國

信使西上閤門使符惟忠副之復書曰昔我烈考章聖
皇帝保有基圖惠養黎庶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
好通聘著盟肆余纂承共遵謨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
茲者專致使臣特詔緘問且以瓦橋內地晉陽故封援
石氏之制城述周朝之復境繫於異代安及本朝粵自
景德之初始敦鄰寶之信凡諸細故咸不寘懷況太宗

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
嶺之烽遂舉蘇門之後義非反覆理有因緣元昊賜姓
稱藩稟朔受祿急謀狂僭倣擾邊陲曷議討除已嘗聞
達杜防郭稹傳導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軺旁午
屢聞嫉惡之談慶問交馳未諭聯親之故忽窺異論良
用惘然謂將軫於在原反致譏於忌器復云營築隄埭
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為衍溢之患既非疏導當
稍繕防豈蘊猜嫌以虧信睦至於備塞隘路閱習兵夫

蓋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徹戍
兵一皆示以坦夷兩何形於疑阻顧惟歡契方保悠長
遽興請地之言殊非載書之約信辭至悉靈鑒孔昭兩
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誓書之外一無所求期在
久要弗違先志諒惟聰達應切感思甫屬清和妙臻戢
穀自餘令弼口陳書詞翰林學士王拱宸所撰也初契
丹書言太宗舉無名之師直抵幽蘇一時莫知所答拱
辰獨請間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偽契丹遣使行在致誠

款已而寇石嶺關潛假人兵以援賊太宗怒其反覆既平繼元遂下令北征安得謂之無名帝喜曰事本末乃如此因諭執政曰非拱辰詳識故事殆難答也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南朝澹漂何為者哉一葦可航投筮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涸其地以養兵帝問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夸言耳設險守國先王不廢且祖宗所以限胡騎也帝深然之 壬午右正言知制誥劉沆出知

潭州始沆使契丹館伴杜防強沆以酒沆霑醉拂袖起
因罵曰蕃狗我不能飲何強我於是契丹使來以為言
故出之尋又降知和州因詔奉使契丹及接伴送伴臣
僚每燕會毋得過飲其語言應接務存大體 戊子降
詔獎諭知延州龐籍等以籍興修橋子谷寨成也始元
昊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栲寨破五龍川邊民焚畧幾
盡籍既至稍葺治之戍兵十餘萬未有壁壘散處城中
畏籍嚴無敢犯法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其土平沃川尾

曰橋子谷為敵出入隘道籍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
招安寨於谷旁却賊數萬募民耕植得粟以濟軍周美
襲取承平寨王信築龍安寨悉復賊所據故地築清水
等十一堡 甲午徙知澶州王德用為真定府定州路
都部署仍降詔諭以選任之意 丙申右正言田況言
朝廷擇任將帥以備北邊乃用楊崇勲夏守贊高化等
中外物情深未允協恐誤機事詔各選通判幕職官往
佐助之知諫院張方平亦言昨蕭英等回朝廷處置北

鄒雖增兵飭壘事為之備然所遣將率未盡推擇使楊
崇勲在鎮定夏守贊在瀛州劉英在滄州張耆在河陽
陛下得高枕乎必欲上寬倚注之憂下為衆論所信莫
若取陝西偏裨之知名者如狄青范全輩召之赴闕量
其材器稍遷用之追崇勲等使奉朝請比富弼使歸幸
而盟好未渝即各還之本路若虜兵南向且使分捍北
方事機所懸乞賜裁察 己亥以知秦州韓琦為秦州
觀察使知渭州王沿為涇州觀察使知延州龐籍為鄜

州觀察使知慶州范仲淹為汾州觀察使 五月癸卯

朔封皇第三女為安壽公主生三歲矣其母修媛張氏也贈修媛父堯封為秘書監 徙并代鈐轄張亢為高陽關鈐轄初麟州猶未通饋路閉隔勃亢自護南郊賞物送麟州賊既不得鈔隨以兵數萬趣栢子寨邀我歸路亢所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鬪則生不然為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萬餘級相蹂躪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馬

千餘匹乃修建寧寨賊數出爭逐戰於兔毛川亢自以大陣抗賊而使驍將張岳以短兵強弩數千伏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弟疲軟不能戰遇賊必走賊目曰東軍素易之而虎翼卒勇悍陰易其旗以誤賊賊目曰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發伏賊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州路始通亢復奏今所通特往來之徑耳旁皆虛空無所阻若增築並邊諸柵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

河外勢益強議未下而朝廷慮契丹將渝盟乃徙亢高陽 戊申安壽公主薨追封唐國公主以母寵帝愛甚成服苑中羣臣奉慰殿門外 庚戌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請修澶州北城從之先是河決久未塞昭述但以治隄為名調農兵八萬逾旬而就劉六符過之真以為治隄也及還而城具甚駭愕 張方平既受詔與賈昌朝等減省浮費言竊聞淵旨先自宮禁裁損一切用度至於聖躬奉給緡錢亦令罷供此蓋陛下身先勤儉為

生靈計臣輩敢不竭精盡慮上副天心壬子出詔書減
皇后及宗室婦郊祀所賜之半著為式又詔皇后嬪御
進奉乾元節回賜物亦減半宗室外命婦回賜權罷邊
事寧日聽旨於是皇后嬪御各上俸錢五月以助軍費
宗室刺史已上亦納公使錢之半荆王元儼盡納公使
錢詔以半給之 癸丑命知貝州張茂實為回謝契丹
國信副使以符惟忠道病卒從富弼請也 甲寅詔三

館臣僚上封事及聽請對

考異余靖論文彥博知秦州
狀以為五月七日敕按甲寅

乃十二日
今從實錄

集賢校理歐陽修上疏曰臣伏思聖心所

甚憂而當今所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
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
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由朝廷有
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
罰三曰不責功實此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
下矣萬事不可盡言臣請直言其大者五事其一曰兵
古人用兵一以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

萬數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遷延日月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其二曰將古之名將或出於卒伍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唯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爾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畧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

之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
以至無人可用則寧用癯鍾跛躄庸懦暗劣之人皆委
之要地授以兵柄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臣願陛下
革去舊弊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
國又何患於無將哉三曰財用昔漢武帝耀兵單于臺
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況今日七八十萬連四年
而不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
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唯有減冗卒之

虛費練精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其四曰禦戎之策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敵通好僅四十年今一旦發其狂謀者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啟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督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攻昊賊一陣則軍威大振而賊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論者皆知西北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若使二寇並舉則難以力支今若我先擊敗一賊則敵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昊賊叛

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經營河朔必謂我兵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取勝之上策也臣願陛下密詔四路之師協議而行之其五曰可任之臣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按之法哉唯犯賊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已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才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為奸欺則民無

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賊吏與不才之人為害等
耳今賊吏因事自敗者千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才之人
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縱容奸其弊如此便可謂退不肖
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
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才不才皆列於前矣
戊午建大名府為北京德音降河北諸州軍繫囚一等
杖以下釋之嚴飭行宮增制倉廩營舍並給賞錢毋得
科率初景祐中范仲淹知開封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

及契丹將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呂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反長彼勢景德之後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修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識者韙之仲淹復上疏言北京四面盡平絕無險扼之地儻乘輿安然到彼而胡

馬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向乘凍而度京師無備將
何以禦之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
以為九重之備寇淺則邊壘已堅寇深則都城已固進
不能為患退不至忘歸然後困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
抄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也此陛下保社
稷安四海之全策矣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
失其體臣聞後唐時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祖入朝而
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無備而亡何言失體乎臣但憂

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體也若以修營城隍為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盖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望預為大備天下幸甚

考異李燾曰仲淹有北京之役方請修

京城非先請也龍川別志誤以仲淹為先請檢仲淹集所載劄子則別志誤可知夷簡本傳稱夷簡以城洛為子囊城郢之計亦誤也盖緣仲淹請修京城故云爾若洛陽則非郢類今畧加刪潤使不相抵牾本傳又誤以

囊瓦為子囊今亦改正識者疑之別志
本語然仲淹憂深思遠其言要不可忽

已未以知天

雄軍程琳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 慶州之西北馬

鋪寨當後橋川口深在賊腹中范仲淹欲城之度賊必

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其後諸

將初不知所向行至桑遠始號令之版築畢具旬日城

成是歲三月也尋賜名大順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

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白豹金湯皆截然

不敢動環慶自是冠益少 癸亥新知邠州觀察使范

仲淹鄜州觀察使龐籍並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從所請也初仲淹上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為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至表三上乃從之 甲子召江南東路轉運使楊察入為左正言知制誥察在部專以舉官為急務人或譏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掎拾羨餘則俗吏能之何必我哉 乙丑罷左藏庫月進錢千二百緡帝語輔臣曰此

周官所謂供王之好用者朕宮中無所費其斥以助縣官 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王德用入朝奏事命為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改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徙判定州楊崇勲判成德軍崇勲老不任事故徙之德用至日教士卒習戰頃之皆可用契丹使人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提抱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吾旗所鄉覘者歸告其國中

謂漢兵將大入既而復議和兵乃解時朝廷發兵屯定州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間聞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以高陽關路鈐轄張亢權知瀛州兼本路部署司事夏守贊疾故也丁卯徙知成德軍張存為河北轉運使先是存上言契丹與元昊為婚恐陰相首尾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於是悉城河北諸州俾存督察之戊辰詔有司申明前後條約禁以銷金貼金鏤

金等為服飾自宮廷始民庶犯者必致之法 六月甲

戌出內藏庫銀一百萬兩紬絹各一百萬疋下三司以

給邊費 癸未徙知杭州鄭戢知并州兼河東路經畧

安撫沿邊招討使尋改知鄆州錢塘湖溉民田數十頃

錢氏置撩清軍以疏導淤填之患既納國後不治葑土

堙塞為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戢發屬縣丁夫數

萬闢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杭州歲治如戢法 丙戌置

北平軍 戊子以樞密副使任中師為修建北京使并

相視德清軍澶州大名府城池及點檢衣甲器械錢帛糧草軍馬事仍以內副都知皇甫繼明佐之 乙未以天章閣待制明鎬知并州兼河東經畧安撫沿邊招討使鎬大巡邊以備賊時邊任多紆袴子弟鎬憂其誤軍事曰此可盡斥邪待奏則晚矣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子弟皆自解去更奏擇習事者守堡寨軍行倡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倡婦者吏執以聞鎬曰彼來軍中何邪縱去不治倡婦聞之皆散

去是月侍御史魚周詢劾奏判河陽張耆典藩無狀
乞令就京師私第養病帝不許尋徙耆判陳州又徙壽

州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十